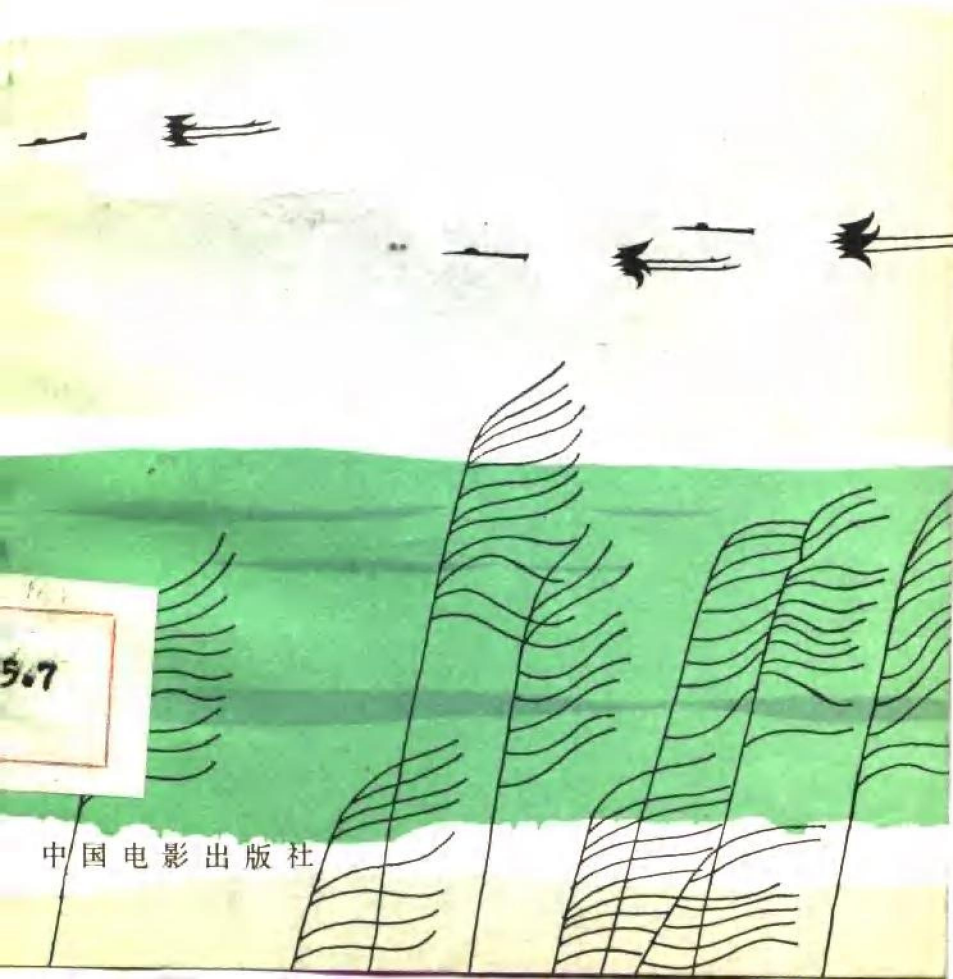


电影文学剧本

飞来的仙鹤

王兴东 王浙滨 刘子成 著



中国电影出版社

内 容 说 明

丹顶鹤是我国独有的珍贵飞禽。本剧即以嫩江某地丹顶鹤的故乡为背景，描写了芭蕾舞女演员白鹭为演好鹤舞深入生活到鹤乡，与十年动乱中离散的儿子贺翔重聚后，贺翔的养父、渔民贺凤翥和妻子，忍痛割爱，主动将贺翔送到北京与其亲人团聚；以及贺翔眷恋养父母和鹤乡生活，重归鹤乡的故事。

剧本歌颂了劳动人民的纯朴善良，并喻意深长地借鹤恋旧窠，人恋故土之情，含蓄蕴藉地揭示了生活中真善美的哲理；同时还描绘了鹤乡迷人的自然风采、鸟类奥秘。是一部题材新颖别致，立意启人深思的作品。

飞来的仙鹤

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出 版

文物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2⁵/₈插页：2 字数：50,000

1984年4月第1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3,700册

统一书号：10061·446

定价：0.26元

1 春天的嫩江

无边的苇丛象嫩绿的地毯一直铺向太阳升起的地方。

在蓝天与绿野交接的远方，蓦然，有两个小白点儿向前扑来。

近了，近了，原来是一对美丽的丹顶鹤，翻动着洁白的羽衣，经纬蓝天，比翼齐飞，唱着依依恋歌，盘旋着落在江岸苇丛中。

它们找到了当年的旧巢，用长长的嘴亲吻着故土，欢喜地衔着泥块向空中抛去，引颈向天高歌。

一对对丹顶鹤似白云滚滚涌来。于是，满天鹤鸣，震撼四野，嫩江两岸，祖居这里的水禽家族，奏起了春天的交响曲。

推出片名《飞来的仙鹤》

2 剧场舞台上

一束束追光灯照着扮演丹顶鹤的女芭蕾舞演员白鹭（36岁）她裹一身白纱，头顶一朵红冠，舞姿婀娜地教小

丹顶鹤练步，展翅，欲落欲腾。

影片的职员表……

突然，一个男演员扮演的秃鹰疾扑而下。

白鹭扮演的老鹤拼力保护着小鹤，旋转，旋转……

鹰在追捕。

小鹤在搏斗。

音乐进入了高潮。

鹰又一次逮住了小鹤。

老鹤拼命与鹰争夺。

秃鹰咬伤老鹤，挟小鹤飞走。

音乐如怨如诉，老鹤痛苦地旋转……白鹭腰姿纤细，舞步刚健。那双怀有心事的眼里流露出几分焦急惶恐的神采，她急急地做完了最后一个动作。

“停！”导演一声令下，舞台上的灯全亮了——原来是在排练。

导演走近白鹭：“白鹭同志，有些地方你的感情表达的不够准确，秃鹰叼走小鹤，母鹤的心情应该是悲痛欲绝，就象一个母亲看到自己的孩子被拖走之后的心情。”导演忽然意识到了，“噢，对了，你没有孩子，但是……你演得要象一个母亲。”

3 化妆室

镜子里，白鹭在卸妆。

导演的声音：“秃鹰叼走小鹤，母鹤的心情应该是悲痛欲绝，就象一个母亲看到自己的孩子被拖走之后的心情……对了，你没有孩子，但是，你演得要象一个母亲。”

白鹭的画外音：“谁说我不是母亲，我生过一个男孩……”

4 北京的街道

白鹭心事忡忡地走着。

一队放学的小学生从校门走出，奔向汽车站。

5 白鹭惆怅地向自己家门走去

6 白鹭家

一个男人背对镜头，正在画一幅风景油画。

门推开，白鹭进屋，身体无力地靠在门上。

那个男人转身回头，一张令人见而难忘十分英俊的面孔，鼻直口正，目光如炬，他叫丁振朋（38岁），站起身来：“白鹭，你怎么了？”

白鹭：“没什么？”

丁振朋：“团里有什么意见？”

白鹭突然激动地冒出一句：“我不象个母亲，我们的孩子要是在身边多好啊！”

丁振朋：“你今天这是怎么了？”

白鹭懊丧地：“我后悔，当初孩子为什么要给人？”

丁振朋：“这能怪你吗？这是历史造成的。”

白鹭扶在立柜旁，镜子里映出她忧思的面容：“可现在都好了，我想找到他。”

丁振朋：“去年，我不是去了一趟吗？孩子没有下落。周大娘一直在为我们打听，有消息她会给我们来信的。”

白鹭下决心地：“振朋，我想再去一趟，我这心放不下……”

丁振朋：“就是找到了，人家养活这么多年，能给咱吗？”

白鹭：“我不是要孩子，我只想看看，哪怕看上一眼。孩子生下来，在我身边只呆了三天，连口奶都没吃，如果活着，今年也该八岁了，那家人对孩子怎么样？孩子念书了没有？在那荒僻的草原上他该怎么生活？”

7 春天的嫩江

乳白色的晨雾渐渐散尽，旭日从江面浮出半个脸，给无边翠绿的苇荡镀上一片金辉。一只小木船划出苇荡，传来一个男孩童稚的笑声：“爸爸，你又带酒了，哈哈……”

贺凤翥（50岁）手持篙杆，那张疏疏朗朗布满皱纹的古铜色面孔，容光焕发，黑胡茬的嘴角上挂着慈祥的笑

影，他用力撑船前进：“放那儿，小翔，别洒了！”

船上站着六只丹顶鹤，贺翔（8岁）坐在船头，穿着白色对襟小褂，手里拿着酒瓶子：“爸爸，今天我也喝点。”

贺凤翥：“小孩子喝什么酒！一会儿爸下水起鱼篓，你在那边放鹤。”

贺翔：“不嘛，我也跟你下水。”

贺凤翥：“今儿个水凉，别冻坏了！”

小船钻入无垠的苇塘深处。

贺翔将丹顶鹤赶飞，它们在清水荡漾的沼泽地中，觅食，追遂。

船上，贺凤翥已脱掉了上衣，露出北大荒人黧黑色的胸肌，他穿着裤衩：“小翔，酒！”

贺翔把酒瓶子递给贺凤翥。

贺凤翥猛呷两口酒，舒服地抿了一下嘴巴，一个猛子扎下水。

贺翔望着水上渐渐消散的涟漪，也把衣服脱得精光，学着贺凤翥的样子，拿起酒瓶呷了一口酒，辣得皱了皱眉头，也抹了抹嘴巴，一个猛子扎下水了。

贺凤翥从水面上探出头来，手里举着两个竹编鱼篓，里面网着几条鱼，扔到船上：“小翔！小翔！”

贺翔从水里钻出来，手里举着一个鱼篓：“我在这儿呐！”他游过来，把盛着鱼的鱼篓放到船上。

贺凤翥：“小翔，你冷不冷？”

贺翔：“现在不冷了，爸，这酒在心窝还热乎着呢。”

贺凤翥喜爱地举手欲打：“你小子，偷酒喝？哈哈。”

贺翔一个猛子又钻进水里。

岸边，一对对丹顶鹤相互扇着翅膀亲昵对话，它们欢快地叫着，追逐着，旋转着仿佛在为大自然的春天欢舞。

小船上已装满了鱼篓。

贺凤翥上了船，穿上衣服，拉贺翔上船。

贺翔光着屁股上了船。

贺凤翥给他披上了衣服：“我把鱼送回去。你在这儿看着鹤，一会儿我来接你。”

贺翔拿起镰刀上了岸。

贺凤翥猛支篙，小船箭一般射入苇丛中。

8 苇荡的草滩上

贺翔向觅食的鹤群走去，只见远处几只野鸭惊叫着掠过苇梢飞起。

贺翔警觉地停下脚步。

六只丹顶鹤也扑腾飞起，从他头上掠过。

苇丛中，一只狼伸着血红的长舌在奔走。

贺翔紧攥着镰刀，有些惶恐地躲在苇丛里，屏声敛息。

忽然，一只卧在苇丛中的野鹤，护颈毛令然竖起，长

嘴冲天嘎嘎叫着。

那只狼恶狠狠地向卧着不动的野鹤扑来。

野鹤猛地扇动翅膀跳起，翅膀下露出两只虎皮斑纹的鹤蛋，原来它在孵蛋。

狼欲扑向巢内鹤蛋，丹顶鹤用长嘴猛啄下来，反抗着。狼和母鹤扑打着，母鹤为保护巢内的蛋，将狼引向一边。

饿狼猛一个跃扑，将母鹤脖颈咬住，血溅白羽，母鹤身亡。

狼拖母鹤跑了。

贺翔探出脑袋，擦了一把汗，撒腿就往岸边跑。

“爸爸——狼，狼……”

贺凤翥驾着小船赶来，急忙下船：“别怕，别怕，在什么地方？”

贺翔：“爸，你跟我来。”

两只椭圆形的大鹤蛋无知地酣睡在巢穴里。

一双粗壮苍劲的大手慢慢地将两个鹤蛋拣起。贺凤翥同情地看了看巢边的血迹和几片落地的白翎。

贺翔：“爸爸，给我。”

贺凤翥：“拿好。”

贺翔接过两个大鹤蛋：“还真热乎。”

贺凤翥：“用不了十天，小鹤就出壳了，快用手攥住，闪了蛋，里面的小鹤就死了。”

贺翔两只小手紧紧地攥住鹤蛋：“真可怜，它俩没妈妈了。”说着，把两个鹤蛋揣到衣襟里搂住了。

9 嫩江

嫩江波在阳光下闪着亮光，小船在江上飞快地跑着，两岸的苇丛列队向后闪开。

10 岸边

大柳树下，凤翥妻（50岁）两鬓斑白，削瘦的脸，贤淑的眸子里透出善良慈爱的目光。她手搭阳遮焦灼地盼望小船归来。

远远驶来的小船上，贺翔高喊：“妈妈，我们拣来了两个野鹤蛋。”

11 贺凤翥家东屋

凤翥妻一双常年被水浸泡得皱裂的母性大手，反复地搓揉着鹤蛋。她用体温孵蛋，然后，将蛋放在炕上的一个筐筐里，用棉被盖上。

贺翔注视地：“能活吗？”

寡言少语的凤翥妻自信地点了点头。

12 白鹭家

白鹭正收拾行装，手里拿着一套童装和一双小皮鞋，

往提包里放。

丁振朋：“你带这干什么？”

白鹭：“给孩子买的衣服、鞋。”

丁振朋：“能不能找到，还不一定呐。”

“万一找到了。”白鹭将衣服慢慢抖开，“你看，漂亮吗？……我问过，八岁孩子穿的……”

丁振朋拿起那双皮鞋，掩饰着内心的激动：“漂亮，带着吧。你别因为找孩子，误了工作。”

白鹭：“你放心，我知道应该怎么做。有事给我写信，寄到周大娘家。”

13 一列火车向塞北草原奔驰

14 嫩江农村 周大娘家

白鹭在院外敲门。

开门的是年近六十岁的周大娘。她身体干瘦。略有病态，两只慈祥的眼睛打量着白鹭：“你找……”

白鹭：“大娘！”

周大娘激动地将白鹭搂住：“啊呀！咱娘俩有缘啊！快进来。”

白鹭：“这村里都变样了。”

周大娘：“可不是嘛！那年你下放插队到我家，在这西屋做的月子，窗上还是塑料布。现在是清一色的玻璃窗

了。去年，你当家的来了一趟，说你们还没有孩子呢？”

白鹭：“大娘，上次生孩子得了病，医生说我不能再生育了。”

周大娘同情地：“啧啧，那你这次来……”

白鹭：“大娘，进屋唠吧。”

15 贺凤翥家东屋

凤翥妻一双常年被水浸泡的皱裂的母性大手，又在抚握鹤蛋。

贺翔：“妈，还没出壳啊。”

凤翥妻：“快了！哑巴畜牲，也脱胎到世上一回。”

贺翔：“妈，你真喜欢鸟。”

凤翥妻：“是啊，咱们草甸子上，要是有一天听不见鸟叫了，该多闷的慌。”

贺凤翥的喊声：“小翔，该走了。”

贺翔：“妈妈，我上学去了。”

16 嫩江

贺凤翥撑船送贺翔上学。

船头，玉珠迸跳，银花竞开，霞晖铺道。

贺翔：“爸爸，世界上最大的鸟是什么鸟？”

贺凤翥：“是鸵鸟。”

贺翔：“最小的呢？”

贺凤翥：“是蜂鸟。”

贺翔：“爸爸，你见过驼鸟吗？”

贺凤翥：“我去送鹤时，在城里的动物园见过。它是非洲沙漠……”

小船很快驶进霞光锦帐中去了。

17 贺凤翥家

暮色初上，檐间几只叽叽喳喳的紫燕归巢。

凤翥妻又开始用手抚摸鹤蛋。

贺凤翥在院里编鱼篓。

贺翔正在给挂在窗前的一排鸟笼里的鸟喂食，高兴地逗引着鸟叫。

棉絮下的两个鹤蛋破壳了，孵出两只绒线球般黄色长嘴小鹤。凤翥妻脸上溢出欢乐的笑容：“小翔！”

贺翔跑进屋一看，高兴地跳起来：“爸爸，你快来看呀！”

贺凤翥进屋一看，惊喜地睁大了眼睛。

两只小鹤冲着贺翔叫着。

凤翥妻用一根红线把一只小鹤的腿缠住：“它叫小红。”又用根白线把另一只小鹤的腿缠上：“它叫小白。”

贺翔：“小红，小白，多好啊，妈妈，这是你用手孵出来的！”

凤翥妻用手轻轻地扶持着站不稳的小白。

贺翔：“妈妈。……那你也是它们的妈妈了？”

贺凤翥朝贺翔的屁股亲昵地拍了一巴掌：“傻儿子。”

18 自然保护区办公室

老张同志（40岁）指着墙上“自然保护区分布图”对白鹭说：

“整个保护区四十万公顷，丹顶鹤分布情况就是这样。它是候鸟，冬去春来，又是长寿鸟，一只鹤能活五十多年，是我国重点保护的珍禽，编成一个舞蹈，一定很美。”

白鹭：“这次团里让我来，主要是深入生活。我想和丹顶鹤接近一下，了解它们生活习性。请您介绍一下人工驯养丹顶鹤的情况。”

老张：“目前全区人工驯养的丹顶鹤不多，在嫩江上游西洼大草甸子有一户渔民，叫贺凤翥……”

白鹭在本上记着，忽然停住了笔，追问：“叫什么名字？”

老张：“叫贺凤翥，翥是者字下面一个羽字。”

白鹭掩饰着内心的激动，默然地点点头。

老张：“保护区一成立，他就来了，他家养了十五只丹顶鹤，鹤的习性，他最熟悉。前些日子，他家又拣了一对野鹤蛋，不知出壳了没有。”

白鹭：“老张同志，我就去那儿看看。”

19 周大娘家屋内

周大娘和白鹭坐在炕上。

周大娘惊疑地：“也叫贺凤翥？”

白鹭点点头：“说是在西洼大草甸子住。”

周大娘：“那可够偏远了。你没打听他家有什么人？”

白鹭：“我没细问。”

周大娘：“去看看也好。真要是那家人，也了结你这桩心事。”

20 渡口

夕阳刚残，江面上轻笼着桔黄色的晚霞。

白鹭把一张介绍信递给了贺凤翥：“您是贺凤翥同志吗？”

贺凤翥爽快热情地：“是啊。噢，保护区介绍的。好，到我家里住吧，来，上船。”

白鹭上船。

贺凤翥：“你在我们这要住些日子？”

白鹭：“是啊，你们养的鹤有多少只？”

贺凤翥：“家养的十五只。”

白鹭上船坐好，不见开船：“您……还等谁？”

贺凤翥：“等我儿子，杆影搭到船尾他就放学了。噢，他快来了。”贺凤翥瞅着立在水中撑船用的竹杆。杆

影斜斜地印在江面上。

“爸爸——”在那青青草色一直延绵到辽远的草甸子上，传来响脆的童音。

贺凤翥远眺：“你看，那就是我的儿子。”

碧绿的草原上远远地飞来一个白点儿。白点越来越大——贺翔穿着白色小褂儿，振开双臂跑着，宛如飞落苇塘的一只小鹤。

他摘下书包往船上一扔，正要上船，看见了白鹭。惊疑地怔住了。

贺凤翥：“小翔，上船吧，这是北京舞蹈团的白阿姨。”

贺翔苹果般的圆脸，长睫毛一眨一眨地目视着白鹭，有礼貌地：“阿姨好。”

白鹭仔细地上下打量着贺翔：“你好。”

篙杆点水，河面泛起涟漪。

水波轻轻地吻着小船离开渡口。

21 船行在嫩江上

船行景移，水乡风光，别有洞天。

白鹭：“叫什么名字？”

贺翔：“贺翔。”

白鹭：“几岁了？”

贺翔：“八岁。”

苇草上，两只蓝色小鸟在啼叫。

白鹭的声音：“上学的路够远了。”

贺凤翥的声音：“上学送送，放学接接，还凑合。”

贺翔：“爸爸，好几天没给我讲故事了。”

贺凤翥：“好，今天讲丹顶鹤凤头麦鸡争巢大战。”

贺翔：“爸爸，你不是说要给我讲丹顶鹤为什么是红顶吗？”

贺凤翥：“那是个传说，让白阿姨听了会见笑的。”

贺翔：“爸爸，我就是爱听神话传说。”

白鹭在一旁笑了：“我也想听听，也许对我们编舞蹈有用呢。”

贺凤翥点了一篙：“那好，我就说说丹顶鹤的顶为什么是红的，传说在很久以前，天宫里有一个美丽的仙女来到人间，看到嫩江的水，又清亮，又碧绿，她就脱了衣服在江里洗澡……”

绿溶溶的水面上，倒映着一对丹顶鹤低翔的踪影。

贺凤翥的声音：“洗啊洗，一直洗到日头落了，可是，天黑了，她看不见路了，怎么回家呢？这个时候……”

一对对丹顶鹤落到一望无际的苇草丛中，就象天上落下一朵朵白云。

船尾犁着江面白闪闪的浪花。

贺凤翥的声音：“从苇丛中走出一只白鹤，白鹤对仙